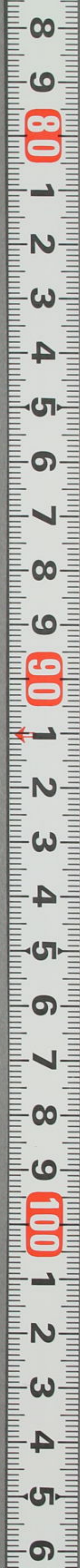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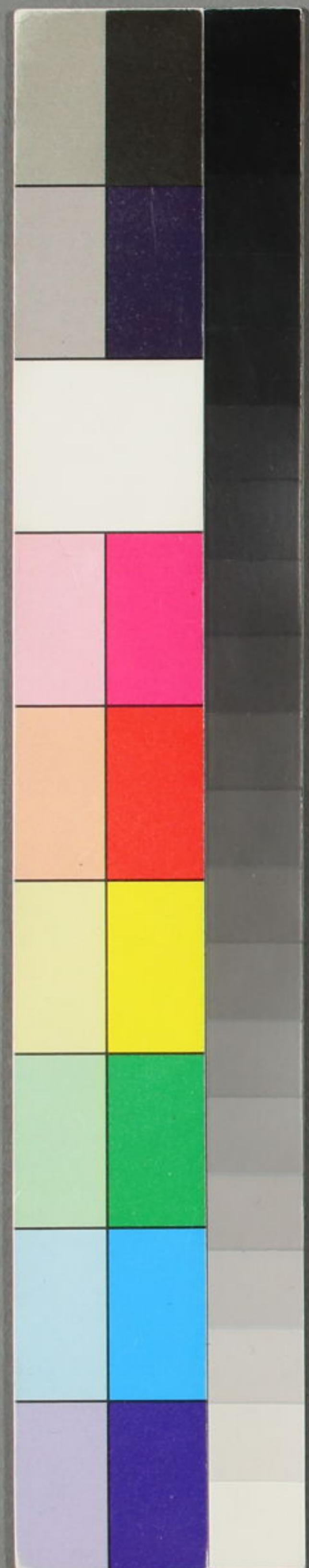


升菴全集

八和16
170
10



門八和16
號 170
卷 10

太史升菴全集四十七卷

成都楊慎著



有仁錄

維揚陳大科校

新都周參元重刊

吳越春秋

漢書趙曄撰吳越春秋晉書楊方亦撰吳越春秋

今世所行曄耶方耶

史記

史記近無善本屢經翻刻愈益差訛蓋苦為不知者妄改耳如韓信傳此特匹夫之勇耳也耳下元有也字須溪批云此耳也字異司馬相如傳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故倦游須溪云已失身於司馬為一句長卿故倦游為一句今俗士不得其讀於長卿下又添長卿二字失古人之意矣然俗士以帖括講簾之耳目而欲窺雄深雅健之心曾無怪其然獨可為一二好古之士道耳

穆王史記解

汲冢周書史記解一篇穆王命史臣戎夫歷陳古之亡國二十八君以為覆轍而鑒戒之朔望以聞又作甫刑之書以恤民聽祁招之詩而迄國可謂改過不吝冥豫有渝矣亦賢矣哉司馬遷周紀不著其事茲特表出之

經史相表裏

蘓老泉曰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要其歸在言經史之相表裏也元儒山東雲門山人張紳士行序定字

楊子春
四十七卷
陳氏通鑑續編衍其說云史之為體不有以本乎經不足以為一家之言史之為體不有以本乎經不足以為一代之制故太史公之史其體本乎尚書司馬公之通鑑其體本乎左氏朱子之綱目其體本乎春秋杜佑之通典其體本乎周禮惟易詩之體未有得之者而韓嬰之韓詩外傳邵雍之皇極演易可謂傑出矣○此論甚新余嘗欲以漢唐以下事之奇奧罕傳者彙之而以蘇李曹劉李杜韓孟詩證之名曰詩史演說衰老無暇當有同吾

志者

春秋國之鑑

說苑公扈子曰春秋國之鑑也宋神宗以司馬光所編歷代君臣事跡賜名資治通鑑以此

古史考

譙周古史考以炎帝與神農各為一人羅泌路史以軒轅與黃帝非是一帝史皇與蒼頡乃一君一臣共工氏或以為帝或以為伯而不王祝融氏或以為臣或以為火德之主楊朱云三皇之事若存

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
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見或聞萬不識一目前之事
或存或廢千不識一至哉言乎予觀近日刻國朝
登科錄洪武庚戌至甲子不知取士之科幾開張
顯花倫金壽不知為何科大魁况考論洪荒之世
乎

漢書列于紀年
漢書律歷志上元至伐桀之歲十四萬一千四百
八十年列子楊朱云伏羲至今三十餘萬歲二說

既參差而路史及外紀其年代復與二家參差邵
堯夫皇極數斷以天地始終止十二萬八千年以
邵子之言參之漢書列子則天地之始終又兩番
矣其孰為是邪善乎莊子之言曰六合之外聖人
存而不論漢書列子之言誠荒唐矣邵子之言亦
安知其的然耶存而不論可也

小司馬索隱注誤
司馬遷既論商鞅刻薄少恩又讀鞅開塞書謂與
其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有以也索隱曰開謂刑嚴

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惠則政化塞今考其書司
馬承禎蓋未嘗見之妄為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
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
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由是
觀之鞅之術無他獨恃告訐而止耳故其治不告
姦與降敵同罰告姦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
日壞至於父子相夷而鞅不能自脫也太史之言
信不誣乎

太史公律書

太史公之為律書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
用而言兵之偃及言兵之偃而於漢文帝尤加詳
焉可謂知制律之時而達制律之意也

平準書食貨志同異

馬廷鸞曰桑大夫均輸之法大槩駢農民以效商
賈之為太史公平準書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
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此說未明班固採其
語云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而
相灌輸此說渙然矣蓋添如異時三字是謂駢農

民以效商之為也呂東萊尊還抑固是以取書而不用志語然紀事之文惟貴明白是以通鑑取志語也

史評

太史公年表于帝王則叙其子孫于公侯則紀其年月列行索以相屬編字戢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于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于方寸之中鴈行有序使讀者簡便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為快也

漢文

漢興文童有數等蒯通隋何陸賈酈生游說之文宗戰國賈山賈誼政事之文宗管晏申韓司馬相如東方朔譎諫之文宗楚辭董仲舒匡衡劉向楊雄說理之文宗經傳李尋京房術數之文宗讖緯司馬遷紀事之文宗春秋嗚呼盛矣

老泉評史通

老泉評劉子玄史通云世稱其詳且博然多俚辭俳狀史之紀事將復甚乎其所譏誚者唯子鍊為

差愈吁其難而然哉楊萬里云知幾史通毛舉前
史一字必可嘗得其所撰高宗武后寶錄而讀之
意其可拳石班馬而臧獲陳范也及觀其永徽三
年事則曰發遣薛延陀此何等語邪天授二年事
則言傳遊藝死矣至長壽二年遣使流人則曰傳
遊藝言之也游藝之死至是三年豈有白骨復肉
而游魂再返乎古人目睫之論誠有味也二公之
論當矣然子玄史通妙處實中前人之膏肓取節
焉可也黃山谷嘗云論文則文心雕龍評史則史

通二書不可不觀實有益於後學焉

則子玄子陳
作史列三卷

漢末史傳屈筆

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母丘齊興而有劉
康袁粲周滅而有王謙尉迥斯皆破家殉國視死
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遂將何以激揚名教
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今賊臣遂子懼今之
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于
九泉之下矣本傳入錄之言是其言未也史記自

通鑑五代史

史記

二

歐陽氏五代史譽之太過其實至云勝于史記此
宋人自尊其本朝人物之言要其實未也史記自
左氏而下未有其比其所為獨冠諸史非特太史
公父子筆力亦由其書會萃左氏國語戰國策世
本及漢代司馬相如東方朔輩諸名人文章以為
楨幹也五代史所載有是文章乎况其筆力萎靡
不足窺司馬遷藩籬而云勝之非一言也

二唐書

五代劉昫所修唐書因宋祁歐陽修重修

唐書遂有新舊唐書之名舊唐書人罕傳
不知其優劣近南園張公澠錄中載其數
處以舊書證新書之謬良快人意余又觀
姚崇十事要說此其大關鍵而舊書所傳
問答具備首尾照映千年之下猶如面語
新書所載則剪截晦澁事既失實文又不
通良可慨也歐為宋一代文人而劉乃五
代不以文名者其所著頓絕如此宋人徒
欲誇當代以誣後世不知可盡誣乎今具

載二書之文于左

舊唐書文

先天二年十月皇帝講武於驪山時元崇為馮翊太守車駕幸三百里內合朝覲遣中官詔元崇赴行在上方獵于渭濱而元崇至上曰朕久不見卿思有所問卿可宰相行中行元崇猶後上案轡久之顧曰卿何後元崇曰臣官竦職卑賤不合參宰相行上曰可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崇不謝上頗訝之至頓上命宰相坐元崇乃跪奏曰

臣三奉作弼之詔未即謝者臣以十事上獻有所不行臣不敢奉詔曰卿悉數之朕當量力而行然定可否元崇對曰自垂拱以來朝廷以刑法治天下臣請政先仁義可乎上曰朕深有望于卿也又曰聖朝自喪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請三數十年不求邊功可乎上曰可矣又曰先朝輕狎大臣或虧君臣之理臣請陛下接之以禮可乎上曰誠當然有何不可又曰自武氏諸親猥竊權要之地繼以韋庶人安樂太平用事班序錯雜臣請國親

不任臺省官凡有斜封待闕等官悉請停罷可乎
上曰是朕素志也又曰比來近密佞倖之徒冒犯
憲綱者皆以寵免臣請行朝典可乎上曰朕切齒
久矣又曰比因侯家戚里貢獻求媚近及公卿方
鎮亦為之臣請除租庸賦稅之外盡杜塞之可乎
上曰願行之又曰太宗造福先寺中宗造程善寺
上皇造金仙玉真觀皆費巨萬耗蠹生靈凡諸寺
觀宮殿請止絕建造可乎上曰朕重觀之即心不
安而况敢為之哉又曰自燕欽融常月將獻直得

罪由是諫臣阻絕臣請凡在官之士皆得觸龍鱗
犯忌諱可乎上曰朕非惟容之亦能行之又曰太
后臨朝以來喉舌之任或出于閣人之口臣請中
官不預公事可乎上曰懷之久矣又曰呂氏產祿
幾危西京馬鄧閻梁交亂東漢萬古寒心國朝為
患臣請書諸史用永為商鑒作萬代師可乎上乃
潛然良久曰此事可謂剖肌刻骨者元崇再拜曰
此誠陛下致仁政之初是臣千載一遇之日敢當
輔弼之任天下幸甚又再拜舞蹈稱萬歲者三從

官千萬皆出涕上曰坐卿于燕公下燕公讓不敢
坐問之說曰元崇是先朝舊臣合當首坐元崇曰
張是紫微宮使臣外宰相不合首坐上曰可元崇
遂居坐天下稱賢相焉

新唐書文

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銳於治乃先設事
以堅帝意即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
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為朕言之崇
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

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
比來王佞冒觸憲綱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
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闈人之口臣願官
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
浸亦為之臣願租賦外一切絕之可乎外戚貴主
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
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
乎燕欽融常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
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

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
可乎漢以祿莽閭梁亂天下國家為甚臣願推此
鑒戒為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翌
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五代史學史記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黥髡盜販袞冕戕魏
吳暨南唐姦豪竊攘蜀險而富漢險而貧閩陋荆
蹙楚開蠻服剝剝弗堪吳越其充牢牲視人嶺蛋
遭劉百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亦絕風氣不通語

曰清風興群陰伏日月出燭火息故真人作天下
同右六一公五代十國世家序也其文豐約中程
精彩溢目歐文第一篇也李耆卿謂公之五代史
比順宗實錄有出藍之色似矣然不知五代史本
學史記非學韓也古云學乎其上也僅得其中俗云
擗高一丈墻打八尺信其然乎

宋史

宋史表首稱相阿魯圖其實歐陽玄之筆也其為
卷六百文百萬言自有史冊以來未有若是多者

也其自謂辭之煩簡以事文之今古以時蓋欲自成一代書而不強附昔人是也其可憾者有紀一事而先後不同一人而彼此不同由修之者非一手也愚觀自古文籍至宋而憾焉非憾乎人也所憾於上之人壞古修史之法也史始於尚書春秋大抵皆一人之筆尚書雖雜出然而紀一事自一篇一篇自一人春秋則孔子特筆而門人一辭不能贊者矣春秋三傳各以其意釋經而其事傳焉若國語若世本若戰國策皆一家言自史記下十

七代之書亦皆一人成之唐書雖文忠與景文共之然而卷帙互分兩美相合

後漢東觀大集

群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為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傳范兩家嗤之於後葉其傳卒亦不廣唐中宗世史司取士每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義稟監修辭從指授由是劉知幾謂頭白可期汗青無日卒不能成其書也

史傳遺事

張唐英論王威高君雅在晉陽謀誅李淵為隋之忠臣胡安國論五代宋今珣死事之跡歐陽公遺之子觀郭忠恕初事湘陰公贊為郭威所殺忠恕佯狂遁去亦清節之士也史皆不能表章之噫若此者亦不幸矣

野史不可盡信

野史不可盡信如唐之河洛春秋誣顏杲卿上祿山降表而郭子儀陸贄之賢皆加誣焉宋代尤多

如誣趙清獻娶倡司馬溫公范文正公奔競識者心辯之至于國史亦難信則在秉筆者之邪正也如兩朝國史貶寇準而褒丁謂蓋蒲宗孟之筆也蔡京及卞又誣司馬而謗宣仁太后非楊中立與范冲孰為正之近日李默怨先太師不與翰林及刺孤樹哀談雜入王瓊讎家誣辭嶺南梁億乃梁文康公之弟文康與先太師同年同官本無嫌隙特所趨不同耳億著皇明通紀隱沒先太師之善如正德庚辰嘉靖辛巳改革之際迎立之詔江彬

之擒皆匿而不書乃以宸濠護衛之請謂先君與之時先君丁憂于家也先君不草威武大將軍勅幾陷于危乃舉而歸之梁公不知寫威武大將軍勅者梁公也內閣有勅書稿簿綴撰者姓名于下豈可誣也無乃欲蓋而彌章乎其他如灼艾集武官所輯尤不足據

伯夷傳

朱晦翁謂孔子言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今觀太史公作伯夷傳滿腹是怨此言殊不公今試取伯

夷傳讀之始言天道報應差爽以世俗共見聞者嘆之也中言各從所好決擇死生輕重以君子之正論折之也一篇之中錯綜震蕩極文之變而議論不詭于聖人可謂良史矣宋人不達文體是以不得還之意而輕為立論真西山文章正宗云此傳姑以文取其言又謬若道理有戾即不成文文與道豈二事乎益見其不知文也本朝又有人補訂伯夷傳者異哉

相如傳

史通云史記相如傳具在相如集中子長因錄斯
篇即為列傳劉知幾蓋及見相如集也然文君夜
奔事亦不自諱何哉

禹碑

徐靈期衡山記云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
高劉禹錫寄呂衡州詩云傳聞祝融峯上有神禹
銘古石琅玕姿秘文龍虎形崔融云於鑠大禹顯
允天德龍畫傍分螺書匾刻韓退之詩岫嶽山尖
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竒又云千搜萬索何處有

森森綠樹猿猱悲古今文士稱述禹碑者不一然
劉禹錫蓋徒聞其名矣未至其地也韓退之至其
地矣未見其碑也崔融所云則似見之蓋所謂螺
書匾刻非目覩之不能道也宋朱晦翁張南軒遊
南嶽尋訪不獲其後晦翁作韓文考異遂謂退之
詩為傳聞之誤蓋以耳目所限為斷也王象之輿
地紀勝云禹碑在岫嶽峯又傳在衡山縣雲密峯
昔樵人曾見之自後無有見者宋嘉定中蜀士因
樵夫引至其所以紙打其碑七十二字刻於夔門

觀中後俱亡近張季文僉憲自長沙得之云是宋
嘉定中何政子一模刻於嶽麓書院者斯文顯晦
信有神物護持哉韓公及朱張求一見而不可得
余生又後三公乃得見三公所來見一奇矣禹碑
凡七十七字輿地紀勝云七十二字誤也其文云
承帝曰嗟翼輔佐卿洲渚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洪
流明發爾興以旅忘家宿嶽麓庭智營形折心罔
弗辰往求平定華嶽泰衡宗䟽事哀勞餘伸禋爵
塞昏徙南瀆衍亨衣制食備萬國其寧甯舞永奔
予又考述異記云空同山有堯碑禹碣皆科斗書
淳化閣帖首有禹篆十二字輿地志江西廬山紫
霄峯下有石室室中有禹刻篆文有好事者緝入
模之凡七十餘字止有鴻荒漾余乃權六字可辯
餘巨識後復追尋之已迷其處矣福建莆田縣陳
嵩山有自然仙篆以紙模之形類禹刻何翥詩烏
書蟲文不可識如讀岫嶺神禹碑禹之遺跡靈闕
如此號曰神禹抑有由矣予既得禹碑刻作禹碑
歌

扶風縣夫子廟碑

扶風縣夫子廟碑首云天地吾知其至廣也云云作者唐大歷二年丁未駕部郎中程浩碑尚在扶風縣今傳為皮日休誤矣皮在僖宗廣明年與大歷相去年代殊遠不知何以錯誤如此此碑書法清勁仍多古字地作墜三作或道作衢予作塙光作究唐作駘天作死善作叢遊作逕曹作曹

呂梁碑

羅泌云嘗見漢劉耽所書呂梁碑字為小篆而訛

泐者過半其可讀者僅六十言碑中序虞舜之世云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叟瞽叟產舜質之史記蓋同而不言出自黃帝此可以洗二女同姓尊卑為婚之疑矣又他碑所載后稷生台壘台壘生叔均叔均而下數世始至不窋不窋下傳季歷猶十有七世而太史公作周紀拘於國語十有五王之說乃合二人為一人又刪縮數人以合十五之數不知國語之說十五王皆指其賢而有聞者非謂后稷至武王千餘

年而止十五世也太史公亦迂哉

石經考

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文於太學講堂前此初刻也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高堂谿典彈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颺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大學門外此再刻也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體石經古文用鳥跡科斗體篆效史籀李斯胡毋敬體隸用程邈體晉永嘉中王彌劉曜入洛

焚毀過半魏世宗神龜元年從崔光之請補石經唐天寶中刻九經於長安禮記以月令為首從李林甫請也五代孟昶在蜀刻九經最為精確是時僭據之主惟昶有文學而蜀不受兵又饒文士故其所製尤善朱子論語註引石經者謂孟蜀石經也宋淳化中刻于汴京今猶有存者

九鼎入秦

昭襄之世既書九鼎入秦矣始皇二十八年曷又書使千人沒泗求周鼎不獲乎吁此太史公深意

芳音勒

也秦有并吞天下之心非得鼎無以自解於天下
九鼎入秦之說虛言以欺天下也秦史矇書以欺
後世也太史公從其文而不改又於始皇紀言鼎
沒泗水以見其妄鼎果在秦曷為又入水以求之
乎又於新垣平傳言九鼎淪於泗其事益白矣然
則鼎曷能沒於泗舒雅云威烈王時九鼎震震之
者淪之兆也既震矣曷為不能沒哉宋太邱社亡
自亡也社能自亡鼎之自沒亦理也且秦之金人
十二靈爽芳矣魏人徙之則潛然下泣况神禹之

鼎乎龍泉之劍入平津湛盧之劍去楚國彼固非
鼎匹也神物義不污秦明矣宋子虛言事有若實
而妄者秦得周鼎也有若誣而實者鼎入泗水也
楊子曰予觀關羽上玉璽牋云璽潛漢水伏于淵
泉暉景燭曜靈光徹天歎曰璽者楚璞秦刻爾何
光怪若是况夫鼎者闢苞著之乾象義文垂之易
卦初於禹歷三聖之神聖乎酈道元曰東周顯王
四十二年九鼎淪沒淵泗秦始皇時見于斯水始
皇大喜使數千人沒水求之系而行未出龍齒斷

地名

其系故語曰稱樂太早絕鼎系此則孟浪之談予無取焉

楚辭大招

楚辭招魂一篇宋玉所作其辭豐蔚穠秀先驅枚

馬而走僵班揚千古之希聲也大招一篇景差所

作軀製雖同而寒儉促迫力追而不及昭明文選

獨取招魂而遺大招有見哉朱子謂大招平淡醇

古不為詞人浮艷之態而近於儒者窮理之學蓋

取其尚三王尚賢士之語也然論詞賦不當如此

以六經言之詩則正而葩春秋則謹嚴今責十五

國之詩人曰焉用葩也何不為春秋之謹嚴則詩

經可燒矣止取窮理不取艷詞則今日五尺之童

能寫仁義禮智之字便可以勝相如之賦能抄道

德性命之說便可以勝李白之詩乎

廣文選

予閱廣文選中山王文本賦乃以文為中山王名

而題作木賦宋玉微詠賦乃誤王為玉而題云微

詠賦下書宋玉之名不知王微乃南宋人史具有

姓名阮步兵碑乃東平太守嵇叔良撰而妄作叔夜不知叔夜之歿先於阮也其疏謬如此

張良鴻溝之諫

項羽兵少食盡乃約中分天下漢王欲西歸張良諫曰今釋弗擊是養虎自遺患也程子曰張良才識高遠有儒者氣象而亦以此說漢王不義甚矣升菴楊子曰程子之言迂矣張良此言正所以為義也且張良之佐漢本為報韓仇韓仇者誰先則無道之秦後則不仁之羽也且秦之無道甚於商

紂羽之不仁埒於羸秦高祖之誅秦滅項何異於書所謂蕪弱攻昧取亂侮亡易所謂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乘此機不取則大事去矣天下何時而息肩乎程子之所謂義必欲漢王守小信而西歸項羽復熾則天下生靈死于干戈者又不止長平四十萬而已儒者立論何其迂哉

李密陳情表

李密陳情表有少仕偽朝之句責備者謂其篤於孝而妨於忠嘗見佛書引此文偽朝作荒朝蓋密

之初文也偽朝字蓋晉改之以入史耳劉靜修詩
若將文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蓋指此類乎
近日趙弘道作令伯祠記辯偽朝字惜未見此

出師表缺句

孔明出師表今世所傳皆本三國志按文選所載
先帝之靈下若無興德之言六字他本皆無於義
有缺當以文選為正

周后稷世

史記世本國語載后稷至文王凡十五世愚按后
稷始封至文王即位凡一千九十餘年而止十五
世可疑也或曰上古人多壽考然而父子相繼三
十年為一世常理也以十五世而衍為一千九十
餘年即使人皆百歲亦必六十而娶八十始生子
而後可叶其數豈有此理邪稷與契同封契至成
湯四百二十餘年凡九十四世而稷至文王年倍
而世半之何稷之子皆長年而契之子孫皆短世
乎此又可證也夫以周家帝王之世國史載之猶
難明若此近世家譜可盡信乎

微子面縛

史記宋世家武王克商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亡弟恆讀史至此謂乎曰微子有四手兄知之乎予曰書傳未聞乃笑曰使無四手何以既面縛而又有左手牽羊右手把茅乎然寃言之皆必無之事肉袒面縛出於左氏乃楚人以誑莊王受鄭伯之降借名于武王而誣微子也史云微子抱祭器而入周既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而後面縛乎又寃而言之抱器入周亦必無之事劉敞曰古

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紂庶兄也何入周之有論語云去之者去紂都也雖去不踰國斯仁矣

青雲

史記云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問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青雲之士謂聖賢立言傳世者孔子是也附青雲則伯夷顏淵是也後世謂登仕路為青雲謬矣試引數條以證之京房易占青雲所覆其下有賢人隱續逸民傳秘

康早有青雲之志南史陶弘景年四五歲見葛洪
方書便有養生之志曰仰青雲觀白日不為遠矣
梁孔稚圭隱居多構山泉衡陽再釣往遊之珪曰
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釣曰身處
朱門而情遊滄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又袁彖
贈隱士庾易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
今觀臺尚阮籍詩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施李太
白詩獵客張兔且不能挂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
在岩戶合而觀之青雲豈仕進之謂乎王勃文窮

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即論語視富貴如浮雲之
肯若窮而常有覬覦富貴之心則鄙夫而已矣自
宋人用青雲字於登科詩中遂誤至今不改

蜀取劉璋

漢昭烈於十六年冬從劉璋之迎而擊張魯是時
孔明留守荊州至明年乃自葭萌據涪出法正之
計昭烈亦強恐從之若使孔明在舉措當不如此
今以取劉璋為孔明病蓋亦未之考也

巧說少信

史記貨殖傳南楚好辭巧說少信諸家不辨此句
余謂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莊周與惠
子俱濠人宋玉作大小言賦又作神女高唐賦韓
詩外傳載孔子與子貢交辭於漂女皆南楚巧說
少信之明證也

漢世武技

漢書王尊傳迹射士千人注迹射言能尋跡而射
取之也又有射聲校尉言聞聲而能射之合二條
觀之見漢世武事選練之精如此

如日夜出

漢書武帝紀建元二年有如日夜出諸家無註予
解之曰曷言乎如日光如日也曷不言日夜出日
不夜出夜出非日也有不宜有也曷為書紀異也
晉書書有日夜出高三丈逐日之矣班氏書法春
秋復起亦不能易矣班之叙傳自自為春秋考紀
有意於續獲麟乎讀者愛傳志之宏博而忘考紀
之簡嚴何哉

錢鏐

司馬溫公通鑑載吳越王錢弘佐年十四即位溫
恭好書禮士問倉吏今蓄積幾何曰十年王曰軍
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二年歐陽
永叔五代史乃云錢氏自武穆王鏐常重歛以事
奢侈下至魚鷄卵殼必家至日取每笞一人以責
其負則諸案吏各持簿于庭凡一簿所負唱其多
少量為笞數笞已則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猶積數
十多者百餘人不堪其苦歐陽史司馬鑑所載不
同可疑也胡致堂曰司馬氏記弘佐復稅之事五

代史不載歐陽修記錢氏重歛之雲通鑑不取其
虛實有證矣予按宋代別記載歐陽永叔為推官
時昵一妓為錢惟演所持永叔恨之後作五代史
乃誣其祖以重歛民怨之事若然則挾私怨於褒
貶之間何異於魏收輩耶

老泉公論

蘇老泉云唐三百年文章非兩漢無敵而史之才
宜有如邱明還固而卒無一人可與范曄陳壽比
有公矣乎其論乎蓋雖韓愈順宗實錄亦在所不

取也而宋儒乃以五代史並遷此不足以欺兒童而可誣後世乎

君主妻河

史記年表秦始皇以君主妻河君主秦君之女其曰君主猶後世公主也妻河沉之河水如河泊娶婦故事蓋戎俗也呂東萊作大事記不達君主之義改主為生又改生作甥失之遠矣是以君子無貴

也

秀羸多能

北史稱崔浩廷織懦弱習中所懷乃過甲兵不如說苑稱孫叔敖秀羸多能四字文而不贅先秦文人造語如商彝周鼎因物賦形文質得中後世不朴則雕矣

角端步搖

晉書載記贊角端掩月步搖翻霜按角端謂弓也李陵遺蘇武角端弓知胡人以角端弓為貴耳步搖者慕容也初莫護跋入居遼西燕代名冠步搖諸部因目之為步搖後訛為慕容因以為氏焉

景雲年

孫之翰唐論中宗景龍四年睿宗即位未踰年而改元景雲之翰書去其元字而書景雲年慎謂前若書景龍四年正月自五月後上書景雲六月至十二月庶得其實而貶亦在其中矣之翰之論曰古之人君即位必踰年而改元者先君之年不可不終也後君繼位不可無始也一年不可二君也不終則忘孝矣不始則無本矣一年二君則民聽惑矣故書景雲年戒無禮而正不典也噫

凜凜乎春秋之筆也之翰名甫吾蜀人所著唐論筆力在范祖禹之上與青神王當所編春秋名臣傳皆有史遷之風今罕傳于世惜哉

姚璿諂武后

武后時明堂災姚璿云成周宣榭火卜世愈隆漢武建章災盛德彌永其諂而曲如此史乃以之與狄仁傑王方慶同傳異哉張唐英云求璿其侶乃與洛水進赤石者可為同等可污狄王二公之傳哉按唐語林武后時爭獻祥瑞洛濱居民有得石

而剖之中赤者獻于后曰是石有赤心后欲賞之
 李日知曰此石固有赤心其餘豈皆謀反耶唐英
 所引蓋此事語林罕傳人亦鮮知此語所出誠可
 為史中笑柄耳宋汪彥章為張邦昌雪罪表云孔
 子從佛佞之召本為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蓋將
 証楚其顛倒是非助佑姦逆與姚壽對武后正相
 類其能免斧鉞之誅於君子之論哉

李泌家傳

柳玘稱李泌佐肅宗兩京之復謀居多其功大於

璫音執
玉器

玘音鞭
珠也

徒圭組遠希魯連近慕董公亦古之逸民不可與
 辯士說客並論也慎按姓氏書轅生乃轅塗之後
 漢有轅固生之後也其後去車為袁後漢袁良碑
 叙其世系曰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破項實從
 其策天下既定還宅佚樂文失其名碑亦闕焉非
 陸士衡王伯厚發其潛德人亦罕知之予故彙之
 以補班史之遺焉

牛繼馬

晉書云初立石園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

遂為二榼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其佳者而以毒酒鴆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今通鑑省其文竟云通小吏牛金而生元帝牛金可謂枉着一灰又負穢名殊可笑也又按唐元行冲元魏之後著魏典三十卷引魏明帝時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之像舊時謂元帝本出牛氏誣辭也魏道武帝名捷繼晉受命此其應也

晉書載惠帝聞蛙鳴問為官蛙私蛙見餓者云何

魯連范蠡而取范陽之謀其首也史多逸其事惟鄴侯家傳為詳司馬公通鑑多載之至朱子綱目乃以家傳出其子孫門生疑非實錄善乎眉山史炤之言曰家傳誠不可盡信亦豈得盡不信哉

韋月將崔善正

洛陽布衣常月將上言武三思濁亂椒房浙西布衣崔善正上言李錡謀為不軌身歿而無益于事史且微其名噫亦可憐矣易曰壯於趾往不勝為咎二子之謂乎

陸機漢高祖功臣頌曰袁生秀朗沈心善照漢旃南振楚威自撓大畧淵田元功響效邈哉斯人何識之妙按漢書轅生說漢王曰願君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臯且得休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其後高祖未酌其賞故史不列于功臣之數陸機作頌乃儕之二十一人之列可謂發潛聞幽矣王應麟曰轅生說行而身隱鴻飛魚潛脫

不食肉糜由此言之愚昧甚矣及蕩陰之敗兵人引嵇紹斬之帝曰忠臣也勿殺紹血濺帝衣左右欲浣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由此言之英明甚矣一惠帝也相去數年何其乍愚乍明如此史之言或虛或實必居一於此矣

桓溫誣海西公

晉廢帝為桓溫所廢降為海西公又矯太后詔數其昏濁潰亂動違禮度有此三孽不知誰子人倫道喪醜聲遐布溫之矯詔蓋皆誣辭又造謠言謂

海西公不男使內人與向龍交而生子所謂本言是馬駒今詫成龍子也又欲殺海西三子乃造謠云青青御路楊白馬紫游韁汝非皇太子安得耳露將謠言傳布人遂以為實矣溫既殺君不厚誣其惡何以為辭按臧榮晉書云廢帝深慮橫禍乃杜塞聰明既廢之後終日酣暢耽于內有子不育以保天年時人憐之為作歌焉以此證之桓溫矯詔之辭姦黨偽造之誣其可信乎海西公可謂受誣千載矣溫公通鑑書此亦不分別史氏之言其

可盡信乎

包誣

包誣誣顏杲卿上祿山降表凌準誣郭子儀奪王甫之功李肇之誣李泌定麻姑送酒柳惲誣陸宣公計諂竇參小人誣君子何所不至而後世不成人之美者徃徃信之朱子綱目亦不取麻姑送酒事李泌匡復之功亦大矣此小過似可恕也况司馬溫公通鑑元以此事入考異傳疑而綱目乃升為正文君子與人為善之意何在乎或者門人妄

筆非朱本意

大范小范

范仲淹鎮延安夏人相戒曰小范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也注大范名雍仲淹之父傳之至今無人知其誤者按范仲淹作范雍墓志云公諱雍字伯淳蜀人也為龍圖侍制振武軍節度使鎮延安卒謚忠獻又觀富鄭公作范文正公墓志云仲淹父名墉為錢俶掌書記仲淹二歲而孤隨妣陳氏再適朱氏則雍豈仲淹之父乎相傳

不考之誤至此世系且不明則史之善惡是非顛倒多矣

王庭珪

陳桎續宋元綱目書王庭珪送且銓詩逢秦檜之怒分注云貶辰州以死按鶴林玉露云王庭珪自檜死後還家年八十九歲孝宗召見年老足弱令一孫扶上殿孝宗慰諭再三特官其孫以此考之庭珪未嘗死於辰州也後世多以正史證小說之誤小說信多詆訛然拜官召見昭昭在當時耳目

必不敢謬書如此是小說亦可證正史之誤也緣
定宇一時信筆辰州下多增以死二字爾

虞雍國忠肅公守唐鄧欲取長安事

虞雍公允文既成采石之功朝廷付以襄漢上流
重任公知唐鄧勝勢可以牽制兵則隴右之師
可以平取長安章奏凡十餘上且曰朝廷必欲割
唐鄧以和臣即桂冠而去是歲六月孝宗受禪盡
棄陝西新復州郡省符以公知夔州又割海泗唐
鄧以和眉山任燮曰諸葛孔明草廬中與昭烈論

取天下先取利益待天下有變則一軍出隴右一
軍出荆襄亦欲掎角取雍爾其後關羽已失襄陽
則孔明右臂已斷天下形勢非復草廬中所料矣
是故魏延嘗欲以奇兵取長安孔明不從蓋無掎
角故也天若祚漢關羽尚在襄陽孔明以大軍出
隴右而許洛之間又有徙都之警則孔明可以端
坐而得長安何至乘危徼幸用魏延之策哉自頃
中原有事采石成功天下勝勢孔明欲而不之得
者一旦在我而以再從人市和之詐失此機會

可扼腕切齒矣。慎按虞允文采石之戰陝西州郡
盡復歸宋允文城唐鄧而將蕭定遠以四千騎
夜走汴矣。唐鄧間士民爭持牛酒拜馬前邯鄲之
民健武者聚義兵千餘人遮殺其歸卒以待宋師
而宋師不至武遂遇害當時人心時勢如此若從
允文之策恢復在指日矣。何以言之。岳武穆之世
國方興而海陵幹離卜皆善用兵取之亦不易
海陵之主無道遇弒國又無將取之比武穆之勢
極易而宋之君皆孱主臣皆姦邪失此機會櫻船
載國胥沈於海非不幸也。自取也。○允文城唐鄧
欲取長安事不見於史而見于任燮之文。健武遺
民之忠勇亦不見於史而見于范成大之北轅錄。
予特表之。

海鱖船

采石戰艦曰蒙衝廣而確曰海鱖輕而駛紹興辛
巳逆亮至江北掠民船指麾欲濟虞允文伏舟於
七寶山後。今日旗舉則出伺其半渡卓旗于山人
在舟中踏車以行船但見船行而不見人虜以為

礮同神

紙船也舟中忽發一霹靂礮蓋以紙為之而實以石灰硫黃礮自空而下墜水中硫黃得水而火自水跳出其聲如雷紙裂而石灰散為烟霧味其人馬之目咫尺不相見遂壓虜舟人馬皆溺大敗之

楊誠齋海鱗船賦序

子細

北史源思禮傳為政當舉大綱何必太仔細也杜

詩野橋分子細俗語本此

畢炕死節比顏平原

炕康去聲

畢炕天寶末為廣平太守拒安祿山城陷覆其家唐書附於其父構傳蓋取韓文公所撰畢垌銘而

炕之名不書于忠義傳故昌黎云廣平之節如此而子不荷其澤嗚呼河北二十四郡豈獨一顏平

原乎温公通鑑亦失書

炕杭上聲

柳炕獻替比陸贄

廣德元年十一月翰林學士柳炕上疏請斬程元振於是削元振官放歸田里見于東坡文而唐書不為炕立傳詞臣獻替不獨陸贄李絳也

易十卷

四十一卷

三十六

房瑄

司空圖詠房瑄詩云物望傾心久凶渠破膽頻謂
祿山初見分鎮詔書拊膺嘆曰吾不得天下矣瑄
奏遣諸王為都統節度此誠可以為社稷功矣唐
書不載故特為表出之當時杜甫救房瑄亦不及
此事其後輓房公詩有一德興王後之句蓋指此
也

磨衲集

磨衲集王庭秀作于紹興壬子考其論議以鄭俠

為妄言陳東為鼓變是熙豐之法度非元佑之紛
更謂黨人子孫為謬賞以蘇黃文章為末藝擬程
子之學于墨以易傳為謝楊刪潤成書詆趙張二
相尤力蓋自紹聖以來儉奸茂惡蚓結蛇蟠家以
荆舒為師人以章蔡為賢邪說詖行沉酣入骨髓
更中天之禍蕭艾不薶枝蔓益甚人心不正其害
烈于洪水猛獸信矣王庭秀者亦何幸逃少正邪
之誅耶

太史升菴全集四十七卷終

太史升菴全集四十八卷

之精

賦于斯本誌鴟計先王政喪皆亦列聖聖人
更中天之節蕭艾不蔽楚蔓益甚入
隄舍為明入以章蔡為賈味結婚於
附出代蓋自臨聖好未劍枝若惡假論
千之學于墨以是數為據於洲聞亦書
更附黨入于絲為點賞心藉黃文章為末
為文言朝東為楚變吳豐之新更非天

太史升菴全集四十八卷

成都楊慎著

從子有仁錄

維揚陳大科校

新都周參元重刊

女媧配享功臣

宋崇寧祀歷代帝王皆以功臣配享而女媧氏獨
無蓋傳記闕也予觀緯書云女媧氏命娥陵氏制
都良管以一天下之音命聖氏為班管以合日月

星辰名曰充樂又今隨作笙簧是三人皆女媧氏之臣也豈曰傳記闕乎若以緯書不足信則伏羲氏之烏明金提軒轅之風后力牧亦緯書也當時蔡京輩寡學徃徃如此

神農本草

白字本草相傳以為神農之舊未必皆出於神農後人增之爾然其中如腸鳴幽幽又云勞極洒洒又云髮髮療小兒癩大人痊仍自還神化又云立冬之日菊卷栢先生為陽起石桑鰾蛸凡十物使

神農
音
韻

主二百草為之長立春之日木蘭射干先生為柴胡半夏使主頭痛四十五節立夏之日蜚廉先生為人參茯苓使主腹中七節保神守中夏至之日豕首茱萸先生為牡蠣烏喙使主四肢二十三節立秋之日白芷防風先生為細辛蜀漆使主胸背二十四節此文近素問恐非後世鑿能為也又據此文以立冬為首別考緯書謂三皇三正伏羲建寅神農建丑黃帝建子至禹建寅宗伏羲商建丑宗神農周建子宗黃帝所謂正朔三而改也立夏

之後復列夏至而後言立秋與素問長夏之說同所謂五氣順布行四時也

黃帝巾凡銘

無掘壑而附邱無舍本而治末日中必慧操刃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慧是謂失時操刃不割是謂失利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為江河熒熒不救炎炎柰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此銘漢以下文士多引用之而不見其全惟見於兵書如此

湯文武

牛僧孺曰不得已而有天下則曰仁得已而有天下則曰利善畏其利善決其仁皆聖人也湯文武是也聖人視斯民猶襁褓在焚溺無不挈者然則挈而授其家乎將遂挈而有之乎彼家無人而有之不得已而仁矣家有人而有之則得已而利矣夏無人也謂無微子湯有以決其仁殷有人也文王畏其利前賢明湯意故無伯夷後聖明文王之意故曰周可謂至德也已東坡武王非聖人之論與此同意

周公大禹

東坡乞一言於徐仲車曰自古皆有才獨稱周公之才自古皆有功獨稱大禹之功以其有德以將之也

之也

商伊尹壽百有五歲見竹書紀年周太公壽百有十歲見金石錄漢竇公本魏文侯樂官至漢文帝時二百八十歲見懷瓘書斷魏羅結壽百三十歲見北史唐李元爽一百三十六歲見白樂天集蜀

范長生先事劉玄德至李特時一百三十餘年宋譙定百三十餘歲猶橫經授易見蜀志則彭祖之壽非誣也

臯夔讀何書

王安石與公卿爭新法曰君輩坐不讀書耳趙閱道折之曰臯夔稷契所讀何書此言未足以折安石臯夔豈不學者耶若折之曰相公誤矣共工驩兜孔光張禹豈不讀書邪則能折其口而理亦協矣

羿射九鳥

古傳言羿射日落九鳥鳥最難射一日落九鳥言射之捷也而後世不得其說者遂以為射九日矣流俗謬說而傳怪文士循名而騁奇異哉

逆取順守

漢儒謂湯武逆取而順守此言非也易曰武湯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焉有逆而可以順天應人乎左傳曰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季文子猶知其不終也而謂湯武為之乎然逆取順守之言

實本于左氏而又轉失其指矣

季札墓

孔子題季札墓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君字今誤讀為季非也其字作芻形與義與季不合也按篆書君字有以此為偏傍者可証為君字無疑

關雎之亂

晉司馬彪傳云春秋不修則仲尼理之關雎既亂則師摯修之此以亂為錯亂之亂其說亦異
辟雍非大學

魏書鍾繇傳明堂所以祀上帝靈臺所以觀天文
辟雍所以脩禮樂太學所以集儒林高禩所以祈
休祥既稱太學又稱辟雍可證辟雍非太學也明
矣

興王良佐

陸宣公云興王之良佐皆季代之棄材歐陽公云
勝基所用敗基之着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

四皓廟碑

四皓有羽翼太子之功其沒也惠帝為之製文立

碑此乃上世人主賜葬人臣恤典之始通典文獻
通考皆不之載而四皓碑目集古錄金石錄鄭樵
金石畧皆遺之獨見于任昉文章緣起故特表出
之

井田封建

或問柳子厚言封建之非而胡寅仲以為封建不
可非區博言井田難行而張子厚以為必可行其
說孰是曰孔子論繼代曰損益可知孟子論為國
曰潤澤在于使孔孟生於三代之後其損益潤澤

可知已言治而必曰井田封建是謂生今反古也亦宜

封建

昔之論封建者曹固陸機劉頌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劉秩杜佑自柳宗元之論一出而諸子之論皆廢蘇子瞻志林一出而柳子之論益明余得拾其遺而裨之曰封建始于黃帝不得其利已受其害矣蚩尤亦諸侯也上干天紀下肆民殘以帝之神聖七十戰而僅勝之亦殆哉岌岌乎矣其餘畫野

之君分城之主雖有蚩尤之心而未露蚩尤之跡帝固不得而廢之也嗣是九黎亂德矣防風不朝矣有扈叛逆矣夷羿篡弒矣昆吾雄伯矣皆諸侯之不靖者其餘尚多有之而載籍散亡不可以悉至周則其事又可睹矣大封同姓以及異姓謂之萬國其初建之意亦曰藩屏京師也夾輔王室也使民親於諸侯而諸侯自相親也成康繼世未百年間昭王南巡而膠舟溺死矣穆王西巡而徐偃煽亂矣藩屏馬在乎夾輔馬在乎至於春秋戰國

干戈日尋迄無寧歲肝腦塗地民如草菅烏在其
為親也其立之政典防其僭竊為述職之制曰一
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為建國之典曰
負固不服則伐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其法似
嚴矣周之世諸侯之不朝多矣貶誰之爵乎削誰
之地乎矧敢曰六師移之乎負固不服先莫如秦
楚後莫如吳越天王方且遷避之不暇敢言伐之
一字乎內外亂鳥獸行莫如晉之齊姜衛之宣姜
魯之文姜哀姜二嬖之子非類之孽方為太子而

世其君天王用命之不暇敢言滅之一字乎三朝
之制殆為虛設九伐之典亦是孺文則封建非聖
人意明矣腐儒曲士是古非今猶言封建當復予
折之曰欲目睹封建之利害何必反苦今有之矣
川廣雲貴之士官是也夫封建起於黃帝而封建
非黃帝意也土官起於孔明而土官非孔明意也
勢也封建數千萬年至秦而廢土官歷千百年川
之馬湖安氏弘治中以罪除廣之田州岑氏正德
中以罪除而二郡至今利之有復言復二氏者人

必群唾而衆咻之矣封建之說何以異此然欲復
 土官則人知非之而復封建人不之非是知一方
 之利害而不知天下之利害知今之勢而不知古
 之勢也非腐儒而何哉曰如此則三代聖人猶有
 弊法邪曰易曰易窮則變變則通禮曰禮時為大
 順次之三代之上封建時也封建順也秦而下郡
 縣時也郡縣順也總括之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
 也郡縣非秦意也亦勢也窮而變變而通也雖然
 是說也非柳子蘓子之說也孔孟有是說矣孔子

繫易曰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
 民小人之道也孟子曰天下惡乎定定于一夫封
 建之制國各有君君各紀元是非一君將千百其
 君矣惡能定于一不定于惡能不亂使孟子生
 於秦漢之後必取柳蘓識時之說而兩胡腐儒將
 麾之門墻之外矣

董子論養生

董仲舒曰天地之氣不致盛滿不交陰陽是以君
 子甚愛氣而謹游於房是故新壯者十日而一游

於房中年者倍新壯謂二十日也始衰者倍中年四日也
中衰者倍始衰八日也大衰者以月當新壯之日十日也
也而與天地同節矣然而其要皆期於不極盛不
相遇疏春而曠夏涸秋而暎冬養微陽而固天地
之房謹微陰而助收斂之藏又曰壽者疇也壽有
短長由養有得失自行可久之道者其壽疇于久
自行不可久之道者其壽亦疇于不久故曰壽者
疇也

春秋孟子

春秋惡絕秦楚而大學引秦誓楚書孟子羞稱五
伯而引晏子之言述百里奚之功此皆聖賢情而
知其善也

子貢多學之對

子曰賜也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
子貢非不知也蓋辭讓而對事師之理也鬻子對
文王武王成王皆曰唯疑豈方唯而亦疑乎對君
之體也太史公曰唯唯否否蓋古之對友亦如此
又可以證

漢文帝重農

農者天下之本文帝二年正月親耕籍田之詔見之農天下之大本又於是年九月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見之農天下之本又於十三年六月除田之租稅見之可謂三致意於農矣二年正月而賜天下田租之半十二年三月而賜農民今年半租十三年六月而除之租稅除者永除之也始也再賜半租於是遂除之非帝之躬儉國有餘蓄能若是乎帝之言曰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

末無以異也夫其本其重在農則其末其輕在商賈矣文帝之致民殷富者其知本末也三代而後一人而已抑農者天下之本一言必古田峻之書疇官之典有之故三見於文帝之詔四見於景帝後三年之詔五見於武帝元鼎六年之詔成帝陽朔四年之詔則曰邵農明帝永平四年之詔則曰祈農章帝元和元年之詔則曰急耕稼致耒耜至昭烈入蜀陸倕戎馬而首立督農之官漢氏重農彷彿周人皆文帝之家法也愚嘗因是論之漢所

用夏人貢法也如龍子之言貢法信不善矣然此
言論法也非論人也以禹啟為君臯益為臣有使
民眈眈然之事乎漢文帝能賜民田租禹啟豈在
漢文之後乎宋王安石行新法害民極矣君子在
州縣寬之一分民受賜一分臯益豈不若宋代州
縣之臣乎意者賜租之法三代之遺文帝去古未
遠倣而行之未可知也孟子引龍子之言必欲滕
君復井田是時也壞未及半猶可復焉至秦開阡
陌已久雖孟子復生亦必因時立法不為此論矣

後之欲復井田者必迂儒曲士也有愛民之心若
文帝可也

秦之惡

秦之惡天下之所同惡也故曰強秦言其不聽也
曰暴秦甚矣曰慢秦言其無禮義也曰狐秦言天
下所不與也曰獷秦以犬况之也抑又甚矣曰無
義秦曰無道秦惡之至矣盡矣孔孟不如其邦所
以為聖為大賢魯仲連不肯帝之所以為高士也
與古之姦臣何代無之其惡未有如秦檜之甚者

也人之惡之亦未有如惡檜之甚者也至其子若孫不肯祖之是其餘殃百世猶未斬也

秦一統十五年

秦享國三十六年因杜牧阿房賦而不考其實也秦自嬴姓二十六年庚辰盡滅六國稱始皇帝至其沙邱之死為辛卯僅十二年胡亥子嬰共三年甲午秦亡則一統之日十五年爾杜牧文人辭賦之語不足多較司馬公作通鑑乃於滅周之歲遽以正統書秦滅周惟恐其晚帝秦惟恐其遲豈春秋正統之義哉朱子綱目悉改之所謂統正於下而人道定信矣劉氏書法尹氏發明不能一言贊之何哉

漢辭深厚

貢禹乞骸元帝詔答之引傳曰亡懷土所稱傳者即論語小人懷土之文易小人二字作亡蓋嫌於以小人稱其臣漢世訓辭深厚皆此類也後世平交間辨難之文即如怒罵况君臣之間乎

公冶長通鳥音

世傳公冶長通鳥語不見於書惟唐沈佺期燕詩云不如黃雀語能免冶長灾白樂天烏鶴贈荅詩序云余非冶長不能通其意似實有其事或在亡逸書中如衝波傳魯定公記之類今無所考耳

漢待宗室

漢之待宗室其嚴乎河間獻王子禮以恐喝取鷄失侯罪亦微矣獻王漢之賢維城也二子一以取鷄失侯一以酎金失侯曷不以其父之賢而原之乎意者景帝先有意立獻王而武帝憾之乃發於

其子歟

宋統似晉

世之說者曰三代而下天下一統者漢唐宋而已秦晉及隋合而後分祚又不久不得比之矣余謂漢唐可稱一統宋僅與晉比爾不得並漢唐也宋自太祖開基僅得五代之土宇而河東江南閩蜀嶺南十國未平史氏未嘗以一統例書之至數年諸國始平至真宗而納幣於契丹矣四傳至神宗而王安石割七百里地以獻契丹矣至徽宗入汴而

高宗稱臣矣。河西北之地，則終宋之代未嘗得其土之一毛。漢唐疆域，不如是之隘，而一統之日，曾不得如西晉之久。及其南渡以後，享國差長於典午，而氣息奄奄，不啻倍馬。當時有人問邵堯夫：國祚不荅，架上取晉紀示之，微欽之事，正符懷愍。是宋之擬晉，邵子固有說矣。余嘗謂宋之得國，非有深仁厚澤，大烈顯功，幸取於孤兒寡婦之手，與劉智遠、郭威無大相遠，而趙普佐命不足比周之王朴。况敢望張良、李靖乎？方是時，曹翰欲取幽州。

并：普乃妬忌而巧阻之，以方興之師而不能克，久疲之。仗全勝之勢而不能制，蕞爾之夏景德之際，寇準之謀不盡用，而有靖康。靖康之中，李綱之策不肯行，而有江左。始也太祖、太宗之時，則奉如驕子，繼而真宗、仁宗之世，則敬之如兄。長至南渡，則事之如君父矣。晉之東，猶振刷磨淬，滅慕容、滅姚秦、滅李蜀，是蟲死不僵，虎斃猶立也。以此言之，宋尚不得比晉，而况於漢唐乎？吾師李文正公樂府云：晉之東，非失據宋之南，竟何處？蓋

確論也

宋之人君勤身

唐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輿入輦宋太祖內訓皆步自內庭出御前殿亦欲涉厯廣庭稍冒寒暑此勤身之法也事見呂大防奏議余謂人主宮闕深遠輿輦不為過今之官府自廳事送客至中門多乘轎而迴數十步之間何必乃爾况皆起自徒步寒

儒乎

宋主禮儒臣

宋之君崇禮儒臣過於漢唐正史之所遺者有二事其一真宗臨楊礪之喪降輦步吊重其清介也其二富弼母卒仁宗之為罷春宴二事雖三代令主不過此也其後徽宗之待蔡京王黼南宋之待秦檜侂冑似道恩禮倍此然前之則如蕩子之交狎客後之則如弱主之畏豪奴豈曰榮遇美事乎書之祇辱

孔明淵明

朱子謂孔明之學本申韓淵明之學本老莊此語未學不敢議亦不敢從

趙清獻不知周茂叔

宋世小說謂趙清獻公不知周茂叔余觀趙公贈周公詩云心似氷輪浸玉淵節如金井冽寒泉知之深贊之至無踰此矣或者初不相知而後乃相信耳

李泰伯不喜孟子

小說家載李泰伯不喜孟子事非也泰伯未嘗不喜孟也何以知之曰考其集知之內始論引仁政必自經界始明堂制引明堂王者之堂刑禁論引警叟殺人舜竊負而逃富國策引楊氏為我墨氏兼愛潛書引萬取千焉千取百焉廣潛書引男女居室人之大倫省欲論引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本仁論引以至仁伐不仁選平集序以子思孟軻並稱送嚴介序稱章子得罪於父出妻屏子而孟子禮貌之常語引孟子儉於百里之

制又詳說之由是言之泰伯蓋深於孟子者也古
詩示兒云退當事奇偉夙駕追雄軻則尊之亦至
矣今之淺學舍經史子集而勦小說以為無根之
游談故詳辯之

夫自聖界設何堂佛何即聖主榮之堂天啓萬
世蓋豈可必映之曰其其其其之內故論其子
小猶來煒李泰前不喜孟子軍非也泰外未也

讀書不求甚解

晉書云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此語俗世之見後
世不曉也余思其故自兩漢來訓詁盛行說五字
之文至於二三萬言陶心知厭之故超然直見獨
契古初而晚廢訓詁俗士不達便謂其不求甚解
矣又是時周續之與學士祖企謝景夷從刺史檀
韶聘講禮城北加以讐校所住公解近於馬肆淵
明示以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
肆校書亦以勤蓋不屑之也觀其詩云先師遺訓

今豈云墜又曰詩書敦夙好又云游好在六經又云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其著聖賢辟甫錄三孝傳贊考索無遺又跋之云書傳所載故老所傳盡於此矣豈世之鹵莽不到心者耶予嘗言人不可不學但不可為講師溺訓詁見淵明傳語深有契耳

人主儉德

梁崔祖思政事疏曰劉備取帳購銅鑄錢以充國用魏武遣女皂帳婢十人東阿王婦以綉衣賜死宋武帝節儉過人張妃房帷碧綃蛟幃三齊苮席五盞盤桃花米飯祖思所引二君事皆本史所載者又苮席不知何物字書亦無苮字

君能容諫

漢靈帝之時可謂大亂極否矣然傳燮斥言中官弄權而帝識其忠廷折崔烈可斬而帝從其議又五之劉曜何凶悖也曜有惡夢太史令任義極諫何異公孫聖之刺夫差也而曜竟不罪義陳宣帝之昏暴京兆顏運與襯陳帝人失帝竟赦之且

以御食賜焉嗚呼三君猶有容諫之賢如此

五楚四燕四趙三韓

秦末漢初諸侯王之立如傳舍楚一也而有陳涉
焉襄強焉景駒焉懷王焉項羽焉蓋八年之間楚
凡五易姓也燕一也而有韓廣焉臧荼焉盧綰焉
呂通焉蓋三十年之間而燕凡四易姓也趙一也
而有武成焉趙歇焉張耳焉呂祿焉蓋二十九年
之間而趙凡四易姓也韓一也而有韓成焉韓王
信焉蓋四年之間而韓凡三易姓也馬班二表受

封之異易姓之殊稍欠分刊

先憂後樂

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此曾子立事
篇語大戴禮所載同范文正公先憂後樂之語本
此

陳張二寇

高廟云陳友諒剽而輕其志驕張士誠狡而懦其
器小其後二寇之敗卒如八自歸田也音對六
聖料比之漢高之料項籍過之矣

媯徒

漢書西南夷傳西南之夷人自稱曰媯徒音陽方言巴濮之人自呼曰阿陽陽之媯我也爾雅引魯詩有美一人陽如之何言我柰之何也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亦此意李太白詩芙蓉帳底柰君何

徙斯訓

牧誓庸蜀羌髳髳即叟也音搜史西南夷傳自雋以東北君長以十數斯祚都取大注斯及祚都二國名也徙音斯相如難蜀文略斯榆謂斯與牒榆也此斯即西南夷之徙玉篇作郵注狄國夏為防風氏周為髳漢之寶叟地在蜀之邊今按髳也徙也斯也叟也郵也寶也一種夷人古今隨呼而易其名因易其字非博考何以別而合之

濮人

牧誓微盧彭濮伊尹為四方獻令正南百濮鄭語

郵音搜

寶音叟

盼音焚

楚蚡冒始啟濮劉伯莊曰濮在楚西南左傳麋人率百濮伐楚通典有尾濮木綿濮文面濮折腰濮赤口濮黑棘濮爾雅南至於濮鉛周書王會蒲濮人以丹砂注云西南之蠻蓋濮人也諸濮地與袁牢相接今按袁字即永昌濮人今名蒲蠻其色黑折腰文面是其飾也濮與蒲字音相近而訛爾

安南

宋神宗問朱公掞欲再舉安南之帥公掞對曰願陛下以禽獸畜之

南夷有雕題繡脚

南夷有雕題金齒有繡脚蠻

蜀才

注疏中有蜀才名姓宋儒謂蜀才即范長生蓋別無所見也陳子昂集有曰襄陽有龐德公谷口鄭子真東海王霸西山蜀才皆避人養德躬耕求志由此觀之范長生與蜀才自是二人

有蜀

蜀士

揚州

四十八卷

三

唐睿宗問蜀士於蘇頲對曰李白文章趙旻術數
宋英宗問蜀士於歐陽修對曰文行蘇洵經術黎
醇二事何其相類

蜀詩入

唐時蜀之詩人陳子昂於季子問邱均李白阮咸
雍陶劉灣何兆李餘劉猛人皆知之北夢瑣言云
符載楊衡宋濟張仁寶皆蜀人栖隱青城山符載
字厚之文學武藝雙絕又見唐文粹楊衡詩見唐
音宋濟詩止有東陵美女一首張仁寶閬中人見

劉後村千家詩

又

唐世蜀之詩人陳子昂射洪李白彰明李餘成都雍陶成都

裴廷裕成都劉琬射洪唐珠嘉州陳詠青神岑倫成都符載成都

雍裕之成都王嚴綿州劉暎綿州李渥綿州田章綿州

柳震雙流阮咸成都劉灣蜀人張曙巴州僧可朋丹稜扈處宸

蜀人毛文錫蜀人朱桃椎蜀人杜光庭青城若張曠常莊牛

嶠歐陽炯皆他方流寓而老於蜀者嘗欲哀集其
詩為一帙而未暇焉

蜀之隱逸

譙定字天授其學得於蜀曩氏夷揆表溉字道潔其學得於富順監賣香薛翁程子遇青城籬桶翁乃知未濟三陽失位為男窮之義又渡涪江舟將危正襟端坐人問之曰心存誠敬尔有一樵夫同舟登岸乃問伊川曰公是達後如此舍後如此伊川欲與之言已去而不可追矣此皆宋世蜀之隱逸失名者

蜀詩人王謙

王謙蜀人有詩一卷中有約趙冰壺賞海棠一篇云湘羅壓繡華春風瑤姬慢舞香裊紅細腰百轉弓靴穩銀鷺金鳳花成叢六么換手調絃索一串妖聲穿綉幙沉翠飛香天正樂寒玉團團貼天角其詩絕如李賀嘗一變可知鼎味也

蜀士在唐居首選者

吾蜀士在唐居首選者八人垂拱三年射洪陳伯玉開元四年內江范金卿貞元七年閬州尹樞元和八年樞弟尹極太中七年綿州于環太如五年

夔州李遠八年成都李餘龍紀元年巴州張曙
蜀賢五相
謝疊山母制機墓誌宋中興張德遠虞仲信趙景
溫游景仁謝德方五賢相皆蜀人也

蜀八仙

譙秀蜀紀載蜀之八仙首容成公云即鬼容區隱
於鴻冢今青城山也次李耳生於蜀今之青羊宮
三曰董仲舒亦青城山隱士非三策之仲舒也四
曰張道陵今大邑鶴鳴觀五曰莊君平卜肆在成

都六曰李八百龍門洞在新都七曰范長生
在青城山八曰爾朱先生在雅州有手書石刻五經在
洞中好事繪為圖

蜀無史職

陳壽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按黃氣見于秭歸
群鳥墮于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
氣若史官不能置此事何由而書蓋因父受髡辱
加茲謗議者也蜀志又稱王崇補東觀許蓋掌禮
儀又郗正為秘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

缺屬辭有人矣又按後主景耀元年史官奏景星見大赦改元壽自書之而自戾之何耶

蜀志遺事

孔子弟子商瞿世本作商瞿上文翁石室圖亦作商瞿上宋景文公作成都先賢贊以商瞿上為蜀人考之踞史及輿地紀瞿上城在雙流楊雄蜀本紀云黃帝娶於蜀山氏蜀山氏女茂州人也魚鳧津在彭山縣彭祖生於此鄉以上三事并可入蜀志

變童菟子

北齊許散愁自少不登變童之床不入季女之室水經注變童州女弱年菟子菟音宰選詩肆呈窈窕容踞曜便娟子皆指變童之屬也阮籍詩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

張安貧兒鏤臂文

昔日已前家未貧苦將錢物結交親如今失踞尋知已行盡關山無一人

鏤臂或謂之劄青狹斜游人與倡狎多為此態

語忘敬遺

語忘敬遺二鬼名婦人臨產呼之不害人

衙前散從

宋代役夫之名有衙前散從衙前今之內班門子也散從今之外班皂隸也

見韓魏公奏

牝朝

唐人目武后之世為牝朝

春宵秘戲圖

徐陵與周弘讓書歸來天目得肆閒居差有弄玉之俱仙非無孟光之同隱優遊俯仰極素女之經

文升降盈虛盡軒皇之圖勢則宋人畫苑春宵秘

戲圖有自來矣張平子樂府素女為我師天老教

軒皇抑又古矣

呂將軍貂蟬

世傳呂布妻貂蟬史傳不載唐李長吉呂將軍歌
榼榼銀龜搖白馬傳粉女郎大旗下似有其人也

獬婢

南史王琨獬婢所生

獬音極今罵奴本此

絡耕道

唐隱士絡耕道常言修養之士當書月令置於座

右

園棊勢

方四聚五花六持七見園棊賦玉壺銀臺車箱井
闌皆棊勢名見漢武帝賦

五情六情

五情者天干也甲乙為本情丙丁為合情戊己為
形情庚辛為冲情壬癸為鈎情六情者地支也申
子為貪狼寅午為廉貞亥卯為陰賊巳酉為寬大

戌丑為公正辰未為奸邪六情之中分喜怒好惡

樂喜行寬大怒行陰賊奸行貪狼惡行公正樂

行奸邪陽主生故天干有合甲巳為中正之合乙

庚為仁義之合丙辛為威權之合丁壬為淫泆之

合戊癸為無情之合陰主殺故地支有衝此見風

補翼奉
傳之遺

桓玄時童謠

車無軸倚孤木繩縛腹芒籠目上二句桓字下二
句言其敗死玄之敗果以繩縛至芒籠其首沉之

江中

吳元濟將敗之兆

裴度征淮西掘得一碑上有謠云井底一竿竹竹
色深深綠雞未肥酒未熟障車兒郎且須縮有識
之者曰鷄未肥肥去月乃已字酒未熟去水乃酉
字後果以已酉日擒吳元濟宋人四六有學慙鼠
獄智乏鷄碑下句正用此事鼠獄張湯傳

芳札良書

坐擁良書

趙景

遲還芳札

張

辯大明寺壁上隱語

淮南大明寺壁上有詩謎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
泉深尺一點去冰旁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
柱烈火烘然除去雙勾兩日不全○班義一見即
能辯之乃八字隱語也

大明寺水
天下無比

春帖

春日
海日啣規忽覺人間之曉宮花剪綵恍疑天上之
春

元

浮生喻

易十卷

四十八卷

二十九

東逝之長波西乘之殘照擊石之星火驟隙之迅
駒風裏之微燧草頭之懸露臨崖之朽樹灼目之
電光

皇甫謐言厚葬之禍

剝臂將金環捫腸求珠玉

文符如雨

文符如雨

義之

催迫急星

李密

百函十札

劉穆之善尺牘自旦至日中得百函而應對不廢

南史十行細札光武傳

射人意

劉勝姦謀有餘善射人意

同能不如獨勝

孫位畫水張南本畫火吳道玄畫楊繪塑陳簡齋
詩辛稼軒詞同能不如獨勝也○太白見崔顥黃
鶴樓詩去而賦金陵鳳凰臺

華牘

華牘○芳訊○良書○寶札○瓊音○瑤緘○慶

削○蘭訊

宋人四六多用之

墨汁

劉靜修詩老覺胸中無墨汁畫譜云李成惜墨如金是也梁武帝時舉秀才謬者罰飲墨汁一斗近有善謔者云畫士膏中可有酒汁不可有墨汁秀才反是

弦詩想蓬萊

風俗通秦始皇絃詩想蓬萊而不免於沙邱之禍

東坡與佛印戲語

東坡問佛印曰鑊湯獄圖何不畫和尚佛印對曰人間怕閻羅閻羅怕和尚坡曰怕你甚麼對曰若使閻羅有犯亦要和尚懺除坡大笑曰好說好說此言雖戲至理存焉亦可謂嬉笑之斧鉞矣

象經

世傳象碁為周武帝製按後周書天和四年帝製象經殿上集百寮講說隋經籍志象經一卷周武帝撰有王褒注王裕注何妥注又有象經祭題義又據小說周武帝象經有日月星辰之象意者以

兵機孤虛衝破寓於局間決非今之象戲車馬之

類也

若如今之象戲芸夫牧豎俄頃可解豈煩文人之注百寮之講哉

張千載

千載字毅南廬陵人文山友也文山貴顯屢以官
辟皆不就文山自廣遠至吉州城下千載來見曰
丞相赴京某亦往遂寓于文山囚所側近日以美
食奉之凡留燕三年潛造一櫝文山受刑後即藏
其首仍尋訪文山妻歐陽夫人於俘虜中俾出火
其屍千載拾骨實囊并積南歸付其家葬之次日

其子夢父文山怒云繩鉅未斷其子心動毅然啟
視之果有繩束其髮衆服公英爽可畏劉涇溪紀
其事贊于文山像後曰間及忽忽萬古咄咄天氣
慘然如動生髮如何尋約亦念續芻豈其英爽猶
累形軀同時之人能不顙泚昔忌其生今如其死

詔首

晉詔首稱綱紀唐詔首稱門下元詔首稱指揮惟
本朝詔首直入事有三代典謨之體

李光弼中渾之戰

胡致堂云中渾之戰李光弼不遺餘力僅而勝之
使郭子儀相與犄角賊可平矣余謂非也豈有二
將共事能成大功者乎諺曰稍工多舟必破四公
子棊奕必不勝相州九節度之敗子儀光弼俱在
焉以勢相埒而不相下也儒者紙上之語使之當
國豈不誤蒼生乎或問子曰郭李之將齊名使子
儀當中渾之戰何如未可知也子儀之持重光弼
之勁捷各有所長以詩喻之郭如子美李如太白
以文喻之郭如韓李如柳論詩文雅正則少陵昌
厚也

黎若倚馬千言放辭追古則杜韓恐不及太白子
厚也

太史升菴全集四十八卷

終

太史公集卷四十九

太史公集卷四十九

太史公集卷四十九

成都楊慎著

從子 有仁錄

維揚陳大科校

新都周參元重刊

八士考

周有八士馬融以為成王時人劉向以為宣王時人他無所考汲冢周書克殷解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疑南宮

忽即仲忽南宮百達即伯達也尚書有南宮括疑
即伯適也則八士者南宮氏也以為成王時人近
之尚書南宮之姓與汲冢書南宮之姓合伯達伯
適與仲忽之名又合似是無疑聊筆之以諗博古
者

李隨

蕭穎士蒙山詩子尚捐俗紛李隨躡遐軌李隨即
周八士中一人也蒙山有李隨隱跡事未知所出
亦奇聞也

嚴子陵

范曄嚴光傳以光為餘姚人而云少與光武同學
光武何嘗至餘姚哉曄著任延傳云延會稽都尉
到郡先詢延陵季子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
江南者未還中士如董子儀嚴子陵等皆待以師
友之禮則子陵僑居避亂江南明矣又按故蹟遺
文有嚴子陵碑云子陵新野人避亂江南娶梅福
女因居會稽以此考之與任延傳相合

嚴光當作
莊光避漢

也諱

焦光

後漢焦光字孝然河東人也隱於焦山竄河渚間
 作一蝸牛廬處其中冬夏袒臥遭大雪亦不移人
 以為死就視如故或問皇甫謐曰焦光何人曰吾
 不足以知之曠然以天地為棟宇闇然合至道之
 前出群形之外入玄寂之幽犯寒暑不以傷其性
 居曠野不以苦其形遭驚急不以迫其慮推榮憂
 不以累其心損視聽不以污其耳目羲皇以來一
 人而已

蝸音
瓜音

田千秋

漢武帝征和二年大鴻臚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
 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
 也遂有天下豈有神仙盡妖妄耳之說實千秋啓
 之也嗚呼千秋能申戾太子之冤而罷方士之妄
 亦賢矣世猶以一言取相少之何其不恕耶

章邯未可輕

方萬里云高祖自漢中東出司馬翳董欣望風稽
 顙獨章邯堅守廢丘踰年不下至於引水灌之然

後破此豈脆敵哉惜其不知所事身名俱滅嚴尤之于王莽道覆之于盧循皆一律也

景毅

景毅蜀郡人為漢侍御史子頤為李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漢末耻不與黨人不獨皇甫規也

常叡

六朝人才常叡為冠司馬溫公曰其臨陣也勇其

執事也敬其律已也廉其與人也惠其居官也明功成身退明哲保身齊梁之世乃有若人邪是時武帝方銳意釋氏天下從風而靡而叡獨不與嗚呼叡亦豪傑之士哉

女狀元

女侍中魏元乂妻也女學士孔貴嬪也女校書唐薛濤也女進士宋女郎林妙玉也女狀元蜀黃崇嘏也崇嘏臨邛人作詩上蜀相周庠庠首薦之屢攝府縣吏事精敏胥徒畏服庠欲妻以女嘏以詩

辭之曰一辭拾翠碧江湄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
藍衫居郡掾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尔青松操
挺志堅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為坦腹願天速變作
男兒庠大鱷且述本末乃嫁之傳奇有女狀元春
桃記蓋黃事也

常孝寬薛仁貴

後周常孝寬參麟趾殿學士考校圖籍唐薛仁貴
著周易新生本義四卷二子皆勇將而精意經術
如此

王逸少經濟

王逸少其在東晉時蓋溫太真蔡謨謝安石一等
人也直以抗懷物外不為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
可言而其操履識見議論閎卓當世亦少其比公
卿愛其才器頻召不就殷深源輔政勸使應命遺
之書曰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
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逸少報曰吾素志無廊廟
王丞相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
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婚女嫁便懷尚子平

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及殷侯將北伐以
為必敗貽書止之殷敗後復謀再舉又書曰以區
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自寇亂以來
處內外之任者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
論一事可紀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若猶
以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何所
自容又與會稽王牋曰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
已而所憂乃重於所欣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
分之九不亡何待願令諸軍皆還保淮湏根立勢

舉謀之未晚其識慮精深如是其至恨不見於用
耳而為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藝之為累
大哉

王維談名理

王維云古之高者曰許由挂瓢巢父洗耳耳非駐
聲之地聲非染耳之跡惡外者垢內病物者自戕
此尚不能至于曠士豈入道之門也維之談名理
如此豈減晉人邪

孔北海

孔北海大志直節東漢名流而與建安七子並稱
駱賓王勁辭忠憤唐之義士而與垂拱四傑為列
以文章之末技而掩其立身之大閑可惜也君子
當表而出之

裴頠王坦之

頠音委

晉世人士皆尚虛無而裴頠作崇有論皆尚莊學
而王坦之作廢莊論二子之言可謂卓然自立不
隨俗尚矣然夷考其所為裴之欲而無厭自取伊
戚徒能言之耳坦之風格忠鯁始終不易殆不愧

其言云

審已

晉陸玩拜侍中謂賓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為
無人唐鄭祭聞拜相曰鄭五作相天下無人矣二
子審已量乃其視力小任重折足覆餗而猶不知
止者有異矣

劉琨劉杳

晉金谷二十四友有劉琨唐八關十六子有劉杳
楚其中行獨復者乎

五代人才王朴為冠其平邊策攻取先後宋興之初先平江南晚定河東次第不能易也外事征伐內脩文治其論星歷宋定欽天歷不能易也其論樂律宋作大晟樂不能易也其言有曰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功近于知道矣五季之世而有若人邪

李白墓誌

范傳正作李太白墓誌云白常欲一鳴驚人一飛冲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及其謫過乃歎曰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而求息機安能効碌碌者蘇而復上哉用是脫屣軒冕釋羈韁鎖因肆性情太放于宇宙間意欲耗壯心而遣餘年此數語足以盡太白為人劉全白有李翰林墓碣記云太白廣漢人性惆儻知縱橫術善賦詩才調逸邁徃徃興會屬詞恐古之善詩者亦不逮裴敬有李白墓碑曰白為詩格高旨遠若在天上物外任華送李白之曹南序曰彼碌碌者徒見三河之

游倦百鎰之金盡乃議子於得失虧成之間曾不知才全者無虧成志全者無得失進與退於道德乎何有以上諸文附見李白集古本有之今不傳矣全白指太白為廣漢人蓋唐世彰明縣屬廣漢郡故猶舉郡為稱耳

方望賢於范增

方望為隗囂軍師後囂不聽其言望以書謝之曰范蠡收責句踐乘扁舟於五湖舅犯謝罪文公亦遂巡于河上望之無勞固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

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時有奇人聊及閒暇庶求其真願將軍勉之望之見幾亂邦托跡方外飄然行遁邈焉莫追賢於范增遠矣

水泮冰合

漢光武渡呼沱河俄頃冰合真有神助矣其後帝命其處為危渡口示天幸不可恃以戒子孫此其大度何如也 擊劉曜濟自大塌以河水泮為神靈助號為靈昌津此其去光武遠矣 自謂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論 仁暴只茲一事絕

楊子菴
四十九卷
塵莫攀 何其大言無忌耶其代王什翼健擊
劉辰河冰未合乃以蒿緇約流澌而冰合復恐未
堅又散葦於上水草相結有如浮梁出其不意遂
大破之此則以人力迎天者也

楊補之

楊補之子雲之後自蜀而移家清江善畫梅秦檜
求之竟不與也有逃禪老人詞一卷余嘗題其畫
梅譜一詩云逃禪老人楊補之清江世業錦江移
承家不愧草玄後藝苑豈獨梅花師神交早與逋

仙素清節不受檜賦緇請看麝棋鼠尾外更有玉
珮瓊琚詞

鄧山正論

黃鄧山答蜀人黃制參有大書曰考亭於介甫愛
而不知其惡於東坡憎而不知其善迹則誠有之
然特激於汪玉山一時徃復之書然爾玉山極口
稱譽東坡考亭力辨之玉山再護東坡則考亭遂
深求東坡之短遂有寧可取介甫之說介甫因此
得考亭救得數語考亭有性氣此一時有激不平

之言非平日議論之正也介甫亦可謂僥倖甚矣然其苗脉亦從為伊川護法中來甚至介甫作詩罵昌黎而考亭亦以其詩為是平生克治其身如考亭因為門庭有此等偏處亦不自覺則後學可不深自警也哉鄮山朱子門人之門人也其言如此可謂朱子之忠臣矣然朱子此論非特有激於汪應辰其陰拱介甫之意徃徃發見余觀張南軒與朱元晦書曰聞兄在鄉里因歲歉請於官得米儲之而春秋償其所取之息或者妄有敬青苗之

譏兄聞之作而言曰介甫獨有敬青苗之一事是耳奮然作社倉記以述此意某以為過矣是乃意之所加不自知其偏者也不可作小病看異日流弊恐不可言南軒此論可謂朱子之諍友矣朱子他日又錄安石為名臣而躋之韓范富歐之間此豈亦有激於何人乎嗚呼於東坡乎何損於半山乎何益獨可為大儒惜耳朱子學孔孟者也孔孟平日之論曷嘗譽驩堯而貶元凱乎朱子嘗謂陳同甫躋漢唐於三代是精金頑鐵作一鍋銷朱子

以安石與韓范齊名何不分別金鐵之甚邪

穆姜特謚

婦人皆從夫謚而穆姜乃特謚觀其致女論詩之言蓋有才智之哲婦也文姜亦特謚

秋胡妻

劉子玄田列女傳載秋胡妻者尋其始末了無才行可稱直以怨懟厥夫投川而死輕生同於古冶狗節異於曹娥此乃凶險之頑人強梁之悍婦輒與貞烈為伍有乖其實焉予按小說載劉伯玉妻

聞其夫誦洛神賦遂投洛水而死名妬婦津事與秋胡相類秋胡妻可為貞烈則當祠於妬婦津以劉伯玉妻配享可也

徐湫

予觀藝文類聚見東漢婦人徐湫與夫秦嘉兩書又觀玉臺新詠見其與夫詩皆麗則可誦又考史通稱其動合禮儀言成規矩夫死毀形不嫁哀痛傷生可謂才德兼美者也范曄後漢書作列女傳乃舍湫而取蔡琰何見哉

馮夫人錦車

漢書西域傳馮夫人名嫪漢宮人也善史書乘錦車持節和戎而歸按此事甚奇而六朝唐人無入篇詠者惟劉孝威詩云錦車勞遠駕駱賓王詩錦車朝促候刁斗夜傳呼徐堅詩雲搖錦車節月照角端弓僅一句一聯而已此事可畫可歌勝於詠明妃之失節文姬之傷化多矣

浣花夫人

成都浣花谿有石刻浣花夫人像三月三日為浣

花夫人生辰傾城出遊地志云夫人姓任氏崔寧之妾按通鑑成都節度使崔旰入朝楊子琳乘虛突入成都寧妾任氏出家財募兵得數千人自帥以擊之子琳敗走朝廷加旰尚書賜名寧任氏封夫人

錦繖夫人

馮寶妻洗氏封石龍夫人戰則錦繖寶幟至老未嘗敗年八十而終智勇福三者全矣古今女將第一人也繡旗女將與李全戰者見金史可對錦繖

幟音

楊子菴
夫人

黨籍碑

宋元祐黨籍碑成於蔡氏父子其意則王安石啓之也安石嘗作春社詩以寓意謂神奸變化自古難知辨之而不疑者惟禹鼎焉魑魅合謀蓋非一日太邱之社其亡也晚蓋以喻新法異意之人將為宋室之禍也其後門生子婿相繼得政果鑄寶鼎列元祐諸賢司馬光而下姓名于其上以安石比禹績而以司馬諸公為魑魅呂惠卿載諸謝章

曰九金聚粹畫圖魑魅之形自此黨論大興賢才消伏卒致赤縣丘墟一言喪邦安石之謂也慎按安石之惡流禍後世有如此宋之南遷安石為罪之魁求之前古姦臣未有其比雖後漢晚唐黨禍不若是其烈然彼乃宦者閹奴身為惡而顯遭戮國史明著為奸臣矣安石以文濟姦黨惡又衆至於後世是非猶舛朱晦菴作宋名臣言行錄以王安石為名臣與司馬光竝列夫司馬光與安石所爭者新法也新法之行是則諫沮新法

者非安石為名臣則司馬光不得為名臣矣今著名臣錄自擬於春秋而光與安石竝列則是石借與州吁皆為忠臣崔杼與晏嬰皆為義士而孔子可與少正卯同列孟子可與儀秦齊班乎其微意不可知豈暗用紹聖調停之法于史冊之間乎朱子平生功業不可見而去取如此可疑也且司馬作通鑑書諸葛亮入寇公作綱目正之當矣然通鑑所書因乎陳壽名臣錄公之進安石則未有因也公之特筆而天下後世雖兒童走卒未有一人

之見同焉者也或曰公之取安石憎而知其善也為其護細行有經學與文章也噫是又不通之甚矣憎而知其善者小惡而可改者也若夫引群邪害衆正誤人主亡社稷此元惡大愆雖有小善不足言矣王夷甫褚彥回未嘗不護細行孔光張禹未嘗無經學李斯曹操豈不能文章史固未嘗假借之也予又見他書載兵入汴見鑄鼎之象而嘆曰宋之君臣用舍如此焉得久長遂怒而擊碎之猶知惡安石而大儒朱子反尊崇之何故

安得起公九原而一問之邪

龍頭薑尾

三國志云管寧為龍頭邠原為龍腹華歆為龍尾
余謂華歆為薑尾近世山西以喬白崖王虎谷王
瓊為河東三鳳評者謂白崖虎谷為二鳳王瓊為

一鳳

劉湏溪

廬陵劉辰翁會孟號湏溪於唐人諸詩及宋蘇黃
而下俱有批評三子口義世說新語史漢異同皆

然士林服其賞鑒之精而不知其節行之高也余
見元人張孟浩贈湏溪詩云首陽餓夫其一死叩
馬何曾罪辛巳淵明頭上漉酒巾義熙以後為全
人蓋宋亡之後湏溪竟不出也與伯夷陶潛何異
哉同時合志者如閩中之謝臯羽徽州之胡餘學
慈溪之黃東發峨眉之家鉉翁自以中國遺人不
屈 不知其幾宋朝待士之效深矣附湏溪丁
酉元夕寶鼎現詞云紅粧春騎踏月花影牙旗穿
市望不盡樓歌舞習香塵蓮步底簫聲斷約綵鸞

歸去未怕金吾呵醉甚輦路喧闐且止聽得念奴
歌起○父老猶記宣和抱銅仙清泪如水還轉盼
沙河多麗滉漾明光連邸第簾影凍散紅光成綺
月浸蒲桃十里看往來神仙才子肯把菱花撲碎
腸斷竹馬兒童空見說三千樂指等多時春不歸
來到春時欲睡又說向燈前擁髻暗滴鮫珠墜便
當日親見霓裳天上人間夢裡此詞題云丁酉蓋
元成宗大德元年亦淵明書甲子之意也詞意凄
婉與麥秀歌何殊○丑濟翁壽須溪風入松詞云

曾聞幾度說京華愁壓帽簷斜朝衣熨貼天香在
如今但彈指蘭闈不是柴桑心遠等閒過了元嘉
○長生休說棗如瓜壺日自無涯河傾南紀明奎
壁長教見壽氣成霞但得重携溪上年年人共梅
花

高士

嚴僖與許由為友蜀之嚴道人隱雅州見蜀本紀
應曜隱居淮上與四皓同徵而不出見海錄碎事
摯峻字伯陵隱于沂山司馬遷以書招之不從見

高士傳牛牢魏郡人立志不與光武交其風節又峻於莊光矣而世不知之也其事僅見於寰宇記侯馥晉代瀘州人不屈於李雄史亦失紀而見於地志高士

國初有徐舫劉基宋濂往訪之荷蓑笠以見示不用於世也史皆逸其事然則巢父之徒古今豈少乎才之於道素咬不壹日自無我哉或謂南陽與全苟或為曹操謀主弑械已成矣一旦受九錫或乃

以為不宜竟為曹所害唐裴樞既受朱全忠之薦為相又刳遷昭宗于洛陽全忠除一太常卿樞乃持之不與全忠殺之白馬驛二事正相類文中子猶以或及其子攸比殷之三仁歐陽永叔以樞一卿尚惜其肯以社稷與人乎嗚呼文中永叔可謂愚矣荀裴二人既與曹操全忠同為逆謀非一日矣其斬九錫惜一卿欲微示異同以掩時人之耳目其心必曰吾已許其大其細者不許彼未必怒也操與全忠之意必疑曰或與樞之意中變矣細

者如此况大者乎遂逞其忿殺之不恤也昔有孀婦私一惡少許其竊貲以逃而未有隙也一夕惡少賭博欲薄取以償戲債婦堅不與惡少曰是些少尚吝其肯以全貲畀我乎乘醉夜半殺之或與樞類之矣若以或為仁樞為忠則此婦亦可為貞為烈乎甚矣文中永叔之為愚也

傳之稱孔明

傳子云孔明誠一時之異也入無遺刃出有餘糧

武侯格言

武侯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温不增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

飛兔龍文

田巴奇魯連曰魯連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哉楊津目楊愔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長當求之千里外駒齒未落已足龍文騾裏之中更齊飛兔

黃東發評王導

王導在江左為一時偷安之謀無十年生聚之計

顧均音

陳頤勸抑浮競不能從也王敦殺周戴不肯救也
卞敦不赴國難不能戮也郭默害劉胤不能問也
庾亮召蘇峻不能止也 寇襄陽大疫死大半
弊不能乘也葛陂淫雨三月不止困不能襲也晉
帝拜其妻曹氏不能辭也又陰拱中立以觀王敦
之成敗而胸懷異謀觀敦與道暉京師日當親
割温嶠之舌非素有謀約者敢為此言敦已伏誅
當加戮尸汚宮之罪又請以大將軍禮葬之敦死
後道暉與人言恒稱大將軍又言大將軍昔日為桓

文之舉此為漏網逆臣無疑徒以子孫貴盛史家
掩惡以欺萬世謂之江左夷吾管氏輿臺亦羞之
矣近日陽明王公後渠崔公皆有此論與愚見不
謀而合因觀黃東發之言昔人已有此評矣不厭
重著之

王導賊臣

余嘗反覆晉書知王導心事與王敦一聞耳真賊
臣也元帝永昌元年敦稱兵向闕人臣無將非反
而何而導於敦伏誅之後猶謂其義同桓文不知

桓文何嘗稱兵伐周何嘗戮周之大臣乎敦問周顛於導三問而三不對是借劍於敦而殺顛也非敦反乃導反也又與王含書云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其曰佞臣指刁協劉隗協與隗不合於敦而欲誅之者也導於明帝太寧二年敦反迹大彰而猶為此言非賊臣而何晉朝姑息不振王導族黨大盛是以一時反以逆賊為忠貞千載而下人猶不悟世亦易欺哉余每讀史至此不勝憤與余同此見者安陽之崔子鍾耳其後明帝崩成帝即

位而導稱疾不入朝郝鑒責之曰大行在殯嗣王未立豈人臣辭疾之時又郭默懷逆而不能討乃曰遵養時晦陶侃責之曰是乃遵養時賊也以此觀之導既無濟世之才又無人臣之節不膺誅戮亦已幸矣

陽明紀夢詩

慎嘗反復晉書目王導為叛臣頗為世所駭異後見崔後渠松窓雜錄亦同余見近讀陽明紀夢詩尤為卓識真見自信鄙說之有稽而非謬也其自

序曰正德庚辰八月廿八夕臥小閣忽夢晉忠臣
郭景純氏以詩示予且極言王導之奸謂世之人
徒知王敦之逆而不知王道才實陰王之其言甚長
不能盡錄覺而書其所示詩於壁復為詩以紀其
略嗟于今距景純若干年矣非有實惡深窺鬱結
而未暴寧有數千載之下尚懷憤不平若是者耶
詩云秋夜臥小閣夢遊滄海濱海上神仙不可到
金銀宮闕尚嶙峋中有仙人芙蓉巾顧我宛若平
生親欣然就語下烟霧自言姓名郭景純攜手歷

歷訴衷曲義憤感激難具陳切齒尤深怨王道才深
奸老猾長欺人當年王敦覬神器道才實陰主相緣
黃不然三問三不答胡忍使敦殺伯仁寄書欲拔
大真舌不相為謀敢爾云敦病已篤事已去臨矣
嫁禍復賣敦事成同享帝王貴事敗仍為顧命臣
幾微隱約亦可見世史掩覆多失真袖出長篇再
三說覺來字字能書紳開窓試抽晉史閱中間事
迹頗有因因思景純有道者世移事往千餘春若
非精誠果有激豈得到今猶憤嗔不成之語以筮

戒敦實氣沮竟殞身人生生死亦不易誰能視死
如輕塵燭微先幾炳易道多能餘事非所論取義
成仁忠晉室龍逢龔勝心可倫是非顛倒古多有
吁嗟景純終見伸御風騎氣遊八垠彼敦之徒草
木薰土臭腐同沉淪郭景純夢中詩我昔明易道
故知未來事時人不我識遂傳耽一技一思王導
徒神器良父覲諸謝豈不力伯仁見其底所以敦
者仇罔顧天經與地義不然百口未負托何忍置
之於死地我於斯時知有分日中斬柴市我死何

足悲我生良有以九天一人拊膺悲晉室諸公亦
可耻舉目山河徒嘆非携手登亭空洒淚王道守直
奸雄千載人未議偶感君子談中及重與寫真記
固知倉卒不成文自今當與頻譎戲儻其為我一
表揚萬世萬世萬萬世

楊軻

晉有楊軻者石虎遣使徵之不應親駕往視亦高
臥不起石虎謂沙門道集曰朕乘輿所向天沸地
湧何匹夫而長傲耶道集對曰昔舜優滿衣禹造

伯成魏式干木漢美莊光管寧不應曹氏皇甫不
屈晉代豈可令史無隱遜傳耶虎悅其言而止余
謂楊軻固高士石虎始能枉駕終能優容亦豈尋
常之虜哉此事見法苑珠林而史不載故表出之

賈易

賈易言蘇轍制科試文謬不應格而濫進是時轍
方不合於君相而易因誣之夫以轍之文章而猶
曰謬曰幸曰濫小人之無忌憚何所不至

補陸贄對德宗

唐德宗曰人言盧杞是姦邪朕獨不覺其然陸贄
之對婉矣而未盡也奚不曰古之所謂姦邪者莽
操懿溫是也其人皆有功于國有善及人時君倚
之以成其惡是真姦邪也盧杞則異是杞之為人
無寸功於國無片善於身事事蠹政害民時時妨
賢病國始則保朱泚之不及終則致朱泚之篡立
車駕播遷宗社幾滅幸而反正天所贊也原杞之
情與抽戈犯蹕者同定杞之罪與誤國無上者等
寸斬不足以謝天下族誅不足以謝朝廷聖代之

梟獍皇家之鯨鯢也姦邪二字不足以盡之臣以
為陛下改過當如太甲懲患當如成王而曰朕獨
不覺其然是以梟獍為鸞鳳鯨鯢為龜龍也王言
如綸其出如綍天下聞之誰不解體前事之不忘
後事之師陛下勿以宗社再試哉世傳宣公對上
語多訥曰容臣退而思之故張南軒云宣公只是
詞臣非宰相才蓋指其為相不能行而徒屢疏其
言也

陸贄忌才

于公異露布為德宗所歎賞陸贄忌其才誣以家
行不至賜孝經一卷坎壈而終惜哉敬輿而有此
也後人稱之智如子房才如賈誼子房何曾忌才
如此

蒲禹卿

蒲禹卿成都人王蜀之世對策直言擢第一及宗
衍欲至天水禹卿上疏諫曰天水之地遠惡難行
險棧歎雲危峰插漢石崖微雨則摧閣道稍泥則
滑那堪叱馭豈可鳴鑾况玉京金闕寶殿珠樓內

苑上林瓊池瓌圃香風滿檻瑞露盈盤鈞天之樂
奏九韶迴雪之舞呈八佾何必須於遠塞看彼荒
山且蜀國從來創業多乏永謀或德不及於兩朝
或祚不延於七代劉禪出降于鄧艾李勢遽歸于
桓溫皆為不恤直言以致亡國宗衍不聽至鳳州
已遇敵不一年遂亡

宋之多姦臣始于趙普宋之兵孱國弱亦始于趙

普

蘇長公次公
元劉文靖云蘇長公愛孔文舉次公愛管幼安蓋
氣質各相類云

半山詩

半山詠孟子詩云何妨舉世嫌迂闊故有斯人慰
寂寥此欲尚友孟子也次首詠商鞅云今人未可
非商鞅商鞅能令令必行此又仰思商鞅也蓋其
立言則欲學孟子變法則欲師商鞅卒之孟子不
可學而專師商鞅焉其用人則對伊川曰使小人
變法使君子守之卒之君子盡逐斥而小人純用
焉生於其心害於其政有如此孟子之沉魄浮魂
半山詩語當笑於九原矣其歸金陵後作龍賦曰常出

乎害人而未始害人常至於喪已而未嘗喪已其
自解之詞乎然就其言論之龍本利見何嘗害人
其或害人者孽龍也龍能存身何嘗喪已其或喪
已者乖龍也公其秉孽龍乖龍之精者乎又其退
居後詠金山詩云只有此中堪曠望誰令天作海
門山此猶是欲涸梁山泊為田之餘意余獨愛其
詠倉頡四句云倉頡造書不詬自明嗚呼多言祇
誤後生此豈鬼擘其口使出此言如自跋其字說
乎陳了翁揚龜山之力辨不若其自懺也又歸田

後詩曰勛業無成照水羞黃塵入眼見山愁則其羞惡真心之發噫晚矣若夫其捨宅為寺捨田為供乃宦官宮媪之所為而公為之不知何見以斯人而從祀孔廟污蔑極矣

田之額意余斷愛其
吾好精金山語云只自北中其觀望時今天於我
已答每歸也公其車輦歸車歸之辭昔年又其
其知害人者華野山歸道再長何嘗矣已其也矣
且難之隨乎游其言命之歸本何長何嘗害人
不害人之未的善人常至公矣已而本嘗矣已其

